

■我的文学观

# 故乡的群山和草原照亮我的心

□阿尼苏(蒙古族)

我出生的村子名叫西日嘎,在内蒙古科右中旗、大兴安岭南麓、科尔沁草原腹地。这里有连绵的群山、平坦的草原、清澈的河流、茂密的树林。山与山之间开阔舒朗。无论爬上哪一座山,都能望见遥远的天际。我从小追逐着山顶的白云长大,它像飞奔在天空上的一匹纯白色的马。

西日嘎常年干旱,从干硬的土里生长出来的青草,具有顽强的生命力,一根根顽强地挺立着。这里的人畜也极度耐旱、耐痛、耐寂寞。在我童年记忆中,阿爸和额吉有时劳作一天,不喝水、不说话,也不喊疼。

山沟里的村庄与世隔绝,谁都不知道那扬沙的土路从哪里来,又往何处去。但我并不觉得无聊,而是被荒野的寂寥、空旷深深迷住。我从小喜欢读故事。那时家里订阅了三种杂志,蒙古语版的《潮洛濤》《纳荷芽》和汉语版的《看世界》。

额吉说:“我们虽然生活在山沟里,也要尽可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。”

我喜欢在白杨林里回味读过的故事,身边只有小黑狗陪我。这只狗在我家生活了十几年。我读五年级时,一个夏天的中午,我在灶房吃馒头,它缓缓走过来。我揪几块馒头给它,它没有吃,又缓缓离开了。等我午睡醒来,它已经倒在院门口。哥哥用铁锹端着它僵硬的身体,领着我爬上村前的毕勒古泰山顶,挖坑埋葬了它。后来,有人在毕勒古泰山山顶上建了一座大敖包。除了我和哥哥,谁也不知道敖包下面躺着一只小黑狗。

我不善言谈,加上性格沉默,有些同学和村民便叫我“傻子”。我天生迟钝,对此无感,有时还迎着嘲笑声走过去。爷爷去世前一天下午,摸着我的头说:“爷爷要去德巴占(天堂)了。”第二天,载着红色棺材的拖拉机驶向白兴吐村,亲戚们放声大哭,只有我呆呆地看着大家。棺材沉入土里,人们开始哄抢坟前的糕饼,说是抢到的越多,获得的福报就越多。我一个也没抢。

有个大人说:“这孩子,不抢福报,真傻。”我问:“如果福报可以抢,你们这不是把爷爷的福报都抢走了吗?”

# 民族文艺



阿尼苏,1985年生于内蒙古科右中旗,蒙古族。小说见于《民族文学》《小说月报》《青年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长江文艺》《草原》《芙蓉》《作家》《作品》等,中短篇小说集《夜牧人》入选2025年度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项目

大的力量。不知不觉间,我也逐渐地走在用文字救赎自我的路上。

我至今写过的所有小说的根都在故乡。今年初我动笔写了中篇小说《风中胡弦》,写一个乌力格尔大师的一生。我想通过这篇小说,试图对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农牧民进行精神解读。写这篇小说时,我常忘记时间,把黄昏当成清晨,从深夜写到黎明,累得歪倒在椅子上抱着键盘写,我已经走入小说。其间,我有两次全身发烫,手脚冰凉,像感冒一样。小说写完,我才恢复过来。

我觉得文学更像是心灵笔记,隐秘地记录着时代中的我们。这可能就是文学的价值吧?文学的母体永远是伟大的生活。当我走在人群中,或遥望星空时,我在与自己对话、与这个世界对话。尽管我的语言如此笨拙,但我也想通过文学表达我的困惑和喜悦。

也许,当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,他所表达出来的东西,更像是某种被召唤出来的另一个豁达、辽阔、柔软、无私的自己,从而学会与自己对话,观照自己,进而观照他人。

现在的西日嘎与过去有太多不同,柏油路、砖房、网络……但依旧还是原来的山峦、原来的青草、原来的牛羊、原来的人们……我是其中一个人,也是一根草。无论我以何种形态存在,山顶上始终有云飘过,像那匹纯白色的马。

■编辑手记

来《边疆文学》杂志当编辑,是我这大半生做得最正确的决定。

我本科学的是社会学专业,研究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,除专业书外,平时还爱读哲学、人类学和历史学著作。毕业后,我想去文学杂志做编辑。那时候,我很自负地认为我有能力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去解读文学作品,应该能当一名好编辑。《边疆文学》是我的不二之选,因为它是云南的省级文学期刊,而云南是中国民族最多的省份,世居民族有26个。那些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让我着迷。多彩的文化,必然会孕育出多彩的文学。

抱着这样的憧憬,我走上了工作岗位。有一段时间,我每天都会做同一个梦,梦见我发掘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连普通话都不标准的作者,他(她)在我的帮助下一步步成长,最后成了非常著名的作家。待我退休了,他(她)路过昆明,都给我打个电话说:“老田,还能喝酒吗?要不出来喝点?”

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很快我就发现,许多人投来的稿子是有很大不足的。我记得我退掉的第一篇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,男主人公是一个外来游客,女主人公是本地某村寨的少女,他们在火把节上相逢,然后作者就用了很长的篇幅对火把节及其文化意义进行了介绍,那些介绍性的文字全都脱离于情节。很多少数民族作家,尤其是初学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作者,都有一种想法,就是一定要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符号放进小说文本里,即便它们与小说本身毫无关联。我非常理解他们想要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代言的愿望,但文学文本有其内在的逻辑,并非加入了民族的文化符号,小说就因此变得优秀了。

有一次编前会上,一位前辈提出想发表一个傣族青年作家的中篇小说。我一下子想起这位青年作家投给我的另一个中篇小说,对比之后,我提出用我手头的这篇替换掉同事说的那篇,我认为我手上这篇写得更好。它写了一个傣族家庭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生活,但展现出了他们相同的情感和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的珍贵情谊。小说虽然没有华丽的语言和炫目的技巧,却十分珍贵,能让人从中获得感动。大家商议过后,认可了我的建议。在《边疆文学》,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,编辑之间不搞排资论辈的那一套。那篇小说也很争气,发出来后,迅速地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选载了。

有一天,我收到云南迪庆一个藏族小伙子的小说。阅读完小说,我发现这位藏族青年作家有着很深的哲学功底。他在作品中思考的是古老的藏族传统村落应该如何迎接现代文明?越野汽车、电脑和智能手机进入村庄后,人们对它们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。他们很欢迎汽车,尤其是越野能力强的汽车,因为它给生活带来了便利,却排斥电脑和智能手机,认为孩子们容易沉迷其中。从这篇小说中,我看到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现代意识,于是毫不犹豫地发表了。

很多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前,都做好了充分的阅读准备。有一位彝族女诗人,我认为很有代表性。她是一名博士研究生,饱读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。有一天,她突然问我有没有《查姆》?《查姆》是彝族的史诗,我手头正好有一套彝汉双语的,于是就

# 一条丰沛的文学河流

□田冯太(土家族)

送给她了。她读完之后,似乎打通了“任督二脉”,一改往日的风格,写出了很多跟彝族民间文学有关的好诗。有时间的时候,我也会读她的评论文章,她在这里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笔墨。她的评论学理性强,论证有力,有一种实证精神,可她的诗歌却有一种巫性。在她的诗歌中,每一个民族文化符号都用得很贴切,像溪流一样自然,看不出雕琢的痕迹。作为诗人的她,始终保持着情感和认知的中立,既不傲慢也不卑微,她不是要为某个族群代言,她就是这个族群的一分子。这一点,让我特别羡慕。我也进行文学创作,也写过我那酉水河边的土家族村寨。可是我写的时候,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一名读者审视故乡,总有局外人之感。

说到酉水河,我想起另一位彝族女作家,她的笔下也有一条河,叫清水河。我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时,她还

是一名在校大学生,今年毕业了。她出生于清水河畔的彝族村寨,但很小的时候就搬去了城市。由于距离不算遥远,她会经常回去,那里有她的宗族,有她断不断的根。她游离在都市与民族村寨之间。她享受过都市文明带来的便利,却又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割舍不下,清水河像脐带一样连接着她和那个彝族村落。她用温暖的目光去打量父老乡亲们的生存状况,尤其是女性的生活与情感,她知道传统文化中哪些应该摒弃、哪些需要继承。她作品的字里行间没有声嘶力竭的抒情,恰好又是这种节制让人读起来热泪盈眶。

去年,我发表过一个小伙子的处女作,是一个短篇小说。小说写的是一个彝族青年的故事,他在昆明当老师,只要千里之外的故乡有民俗活动,他就会风尘仆仆地赶回去参加。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视角,对“芒部”地区一些鲜为人知的民俗活动进行了细致的书写。我觉得他写出了一种在云南普遍存在的生活状态,用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来讲,就是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。有意思的是,作者是汉族。不用实地调查我也知道,这位作者一定跟彝族同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不知不觉,我已经当了十多年的编辑。这三十多年里,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后生可畏。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青年作家,我总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不一样的东西,总能带给我崭新的感动。我一直有一个很主观的观点:评判一个文学作品的好坏,主要看它能否跟读者产生共鸣。共鸣分为两种:一种是情感上的共鸣,我称之为“共情”;另一种是思想上的共鸣,我称之为“共理”。它们遵循不同的美学。共情遵循的是抒情的美学,共理则遵循思辨的美学。没当编辑前,我错误地认为这两种美学相互排斥,难以兼容。现在,我意识到了,它们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文本里共生。

我不敢以一个老编辑的姿态指导那些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,相反,我很担心他们不搭理我。所幸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了朋友。有时候,我们之间会发生一些碰撞,过后,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了新的收获,于是又有了新一轮的碰撞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。只要这现象能够持续下去,我有理由相信,我年轻时的梦想就能够成真。

(作者系《边疆文学》编辑)

# 行走在万物有情的大地

□梁书正(苗族)

我从农村一步步地走出来,走到云贵高原,走到大海之滨。在祖国的大西北,看过茫茫戈壁、大漠落日;在青藏高原,看到黄河源头居然只是一条细小的溪流……

大地的厚重不仅仅源于滋养万物,还在于它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。走遍千山万水,似乎才能看清自己泥塑的肉身。

对我而言,诗歌要有它的责任。我希望我的诗歌能给出爱和希望,即使这份光明可能是来自黑暗。

如果提笔是在重复自己,就要止住。如果心灵不能颤抖,那么诗歌不必发声。

所以我不断行走、阅读,了解哲学、绘画、禅宗等。为了突破,我从最初的乡土抒情走出,又从打工文学走出,往生活和生命更深处挖掘……每一次蜕变都充满阵痛,让我脱了一层又一层皮。但我觉得这依然远远不够,我的认识和思考还远未达到我所期待的水平。

“我要写什么?”这个问题困扰我,一直给我督促和警醒。在当下,也许需要我的写作更真诚一些,更勇敢一些。

这些年,我努力清空自己。这个过程是漫长的、痛苦的。在大量的阅读中,我更加广泛地接纳很多东西——哪怕我不认可,但我允许它走进我的世界。我不反对什么,但我认为写作一定要具备救赎的力量。我不喜欢莺莺燕燕的写作,不赞成个人小情绪的发泄,我拒绝一切陈旧的写作,我警惕我用过的每一个词。

我经常开车的时候听哲学课程听到入迷。我深信:哲学是全人类共同的乡愁。它对我的写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我把参禅看作一种非常重要的诗学实践。这种实践,不是焚香、净身、在一间空房子里念经,也不是在青山绿水间打坐;而体现在煮饭、买菜、倒垃圾、给孩子换尿片这些琐碎的事情中。禅理即在其中,诗学也在其中。

生命本来简单,人站立只是一个“1”字,躺下也是一个“一”字,但这“1”字里面有江河湖海,浩渺星空。生命的所有意义,都在微微一笑间。

诗歌,就是在简单中构建深邃而丰富的内涵。或许,只有把自己放入自然,我们才会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:人是自然的一部分。不比一根小草高大,往生活化和生命更深处挖掘。人要学会听万物开口说话——那些来自大自然的声音,平静、柔软、温暖、澄澈。而这些,构成我的诗歌的一部分。

我要写什么?这个问题,我以前回答不了,现在回答不了,可能以后也回答不了,这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。写作是一生的事,但我只要提笔,写作就在当下。

我的阅读和实践是远远不够的。世界很大,我需要时时刻刻清醒地看见自己。

对于诗歌,我是一个攀登者,而且永远愿意做一个攀登者。如果需要,我做好了随时再次清空自己的准备。

我的写作没有行囊,没有包袱,我只是在前行、在攀登,努力往人烟越来越稀少的地方,汗流浹背,永不停息。

广告

## 内容经典化 传播大众化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素人写作   | 秀平的深渊(短篇小说)                   | 杨本芬         |
| 大匠来了   | 国际版 云的战斗与符号的囚徒(导读)            | 张斌          |
|        | 特洛依的诺玛·简·贝克(综合文本)             | 【加拿大】安妮·卡森  |
| 中国故事   | 芭乐是我喜欢的水果(中篇小说)               | 杨颖河译        |
|        | 博格达峰下(短篇小说)                   | 李西阁         |
|        | 城里的亲戚(短篇小说)                   | 王新梅         |
| 超新星大爆炸 | 哭泣家族的三个奇幻故事(短篇小说)             | 尹向东         |
|        | 在虚构中抵达真实——猫童小说阅读札记(评论)        | 刘志珍         |
| 网生代@   | 重塑故事的权利(评论)                   | 陆王光华        |
|        | 归乡记(短篇小说)                     | 杨 瞬(南京艺术学院) |
| 质感记录   | 看见晋古的身体(散文)                   | 杨映川         |
| 探索发现   | 尤瑟纳尔:荒岛上的绿袍院士(随笔)             | 贺 云         |
|        | 列夫·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天(随笔)        | 文 源         |
| 汉学世界   | 在墨韵交融处(散文)                    | 【哈萨克斯坦】阿莉娜  |
| 海外华文   | 富贵门(短篇小说)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【加拿大】王婷婷    |
| 微篇精选   | 光影里(小小说)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曹文军         |
|        | 盲(小小说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翟梓萌         |
|        | 耶利亚(小小说)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邵川          |
|        | 港味茶餐厅(小小说)                    | 涂啸楠         |
| 大家手稿   | 无名与其名:百年中国文学批评流变(评论)          | 徐明全         |
| 天下好诗   | 她们的诗:小村 袁绍珊 王国娜 康宇辰 余洁玉 周止 范蓉 |             |
| 典藏记忆   | 《作品》70周年纪念 写在《作品》的边上(散文)      | 黄金明         |
|        | 远山含黛 花开成海(散文)                 | 洪 艳         |
|        | 《支教笔记》发表前后(散文)                | 杨 刚         |

社长总编:王十月,副总编:郑小琼.邮政代号:46—37.主办单位:广东省作家协会.零售:20.00元.地址: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.邮政编码:510635.电话:020-38486216.

长篇小说 钱塘两岸 …………… 柳建伟

我为什么要写《钱塘两岸》(创作谈) …………… 柳建伟

中篇小说 遗赠 …………… 白 琳

短篇小说 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…………… 叶兆言

文学新新派 听潮信者——张忌论 …………… 樊迎春

非常观察 文学里的爱情变迁…………… 主持:佟 鑫

花鸟岛专辑 跟着沈念去大海 等 …………… 雷平阳等

金庸地理 铁掌:湘西江上有奇峰 …………… 卢敦基

夕花朝拾 大运河:千年国脉的绵延赓续 …………… 文 丁

主 编:钟求是.通信地址:杭州体育场路178号浙报大楼.邮编:310007.邮发代号:32-79.全年六期:90.00元.电话:0571-85117223(发行部)、85111970(编辑部)。

江南

2025年 第五期目录

## 长江文艺

### 《长江文艺》2025年第9期目录

聚光灯 中国当代作家档案

踩脸(小说) | 曹军庆

好故事通常只能阅读,无从阐释 | 曹军庆

接续与变奏(评论) | 周新民

小说坊 良缘 | 弋 铎

大地白衣 | 朱铁军

碎玉生香 | 万 雁

冰箱里的女人 | 王子健

茶道行 渡黄河,穿太行 | 李 皖

唐诗传 寒溪记 | 赵柏田

艺文志 要不要穿隐身衣 | 黄昱宁

诗空间 我的世界日渐辽阔(11首) | 禾 秀

诗空间 去往星光夜市(8首) | 赵茂宇

人世间 人间珍贵 | 傅 菲

家乡书 六谷之外的香气 | 叶浅韵

新现场 新时代文学:如何讲述中国故事

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书写观察 | 鲁太光

翠柳街 脸面、活命及其他 | 吴佳燕

创刊于1955年5月

2025年第9期

## 西 湖

### 2025年第8期目录

锋面 …………… 大 水

流水线 …………… 大 水

当我非写不可 …………… 大 水

“非家”中的女人们 …… 陈润庭

名字 …………… 尹 橙

池子 …………… 朱瀚文

好久不见 …………… 刘宪照

铁梯 …………… 竺宛恩

转身 …………… 陈 锐

蔡天新的诗 …………… 吴小虫

吴小虫的诗 …………… 吴小虫

贾建伟的诗 …………… 贾建伟

诗人的生活 and 小说家的机杼 …………… 赵志彬

讲不完的志明的故事 …… 严 明

信仰危机时的三次动摇与一次触碰 …………… 走 走

两种世界文学新手法:人物虚拟派遣法和人物虚拟侵占法 …………… 寇 挥

我们的境遇与日常的溢出 …………… 李 浩

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《消息》的讨论 …………… 主持:刘 杨